

# 集中班的日子

○ 李 强（1988级环境系）

想当初，仅仅是为着羡慕这蔚蓝色的风采，才削尖脑袋钻进这十里挑一的军乐队。而如今却再也难觅当时的那份心境。因为，集中班完完全全改变了我，也完完全全塑造了我，如今我才能真正体会军乐队85级的苗勇在给集中班哥们写信时的心情：“不论遇上什么事或人，我都会将他（她）与集中班相比，而结果每每是令我失望的，如今我只能在梦中重回十七号楼（原集中班所在地），与你们一道煮面，唱歌，聊天……”

一入队我便接触了集中班，当时军乐队集中班的队委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而遥远的，我往往牢记他们的每一句叮嘱，而且尽全力把分派给我的任务干得令人满意。1989年底，当时的队长仇文彬对我说：“你应该进集中班来和我们一块干。”于是我就不顾一切地辞去了学生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，铺盖一卷，上了“贼船”。“贼船”上的一切令我苦不堪言，也令我耳目一新。一进来，仇文彬及其他“老帮菜”们纷纷前来探望训话。其中有一句令我至今念念不忘，并且每每用来教育后人：“在社团，官越大，活越累，进集中班就是给自己找不自在，然后从这不自在的生活中重新塑造一个自我。”我开始管起乐谱及排练室卫生来，还负责二队的业务。核能院200号冬训，秦皇岛夏训，使我在集中班里迅速地成长。集中班个个是能吃苦的好手，什么活都敢干，什么苦都能吃，别看平时好像个个爱睡懒觉，真到来活了，就是早上四五点也能起来，大事管保误不了。一个队一百多口子，

就这十来号人鼓捣，谁有了什么不对劲的都过问一下。一旦队伍拉出去，吃喝拉撒外带安全问题全由你来上保险，而且绝对不许捅娄子。集中班有个铁定的原则：不是人人有份的不伸手，人人有份的晚伸手。不是说大话，进班人选的首要条件是肯吃苦，我那时进班还有个附带条件——必须会蹬三轮车，即使不会，进班三天必须学会。我是第二天被迫学会的。

到集中班这几年，不说工作能力上的提高，单是这与人打交道，就够受用的。首先，集中班与学校机关单位直接垂直联系，大家又处于不同系不同年级，因此信息十分丰富，称得上是一个枢纽部门。而且，集中班个个是能人、神人，大家各有所长，又各补其短。用“相得益彰，极富情趣”来形容集中班的生活是最恰当的。大家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我在集中班还卖过方便面，倒过水果汁。逢周六中午，“东大”踢一场球，赢的得两瓶醋，输的也有一瓶。逢着有好的磁带、CD，大家像开会一样聚在一起听，听完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有褒有贬，莫衷一是。遇着精彩的体育比赛，大家像过节一样开心，活动室里充满喜庆的气氛，你评论这个，他说道那个，但终觉瘾未过足，到底要亲自来上一场才够劲似的。赶上出去玩，更是集中班大显身手的好时候，各种忍俊不禁的野史令人捧腹，还有那信手拈来的小品让人叫绝。不夸张的说，那时候集中班的人就是故事篓子，就是活宝。行了，咱还是惜墨如金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恕不多言。✎